



2026年10月4日 星期日 中国军网http://www.81.cn 第25104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
丙午年八月廿四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81-0001/(J) 邮发代号1-26



记者走进一座座烈士陵园，感悟革命军人的生死观——

当我们站在烈士墓前

■本报记者 琚振华 孙伟帅 张蕾

秋日的大巴山，层林尽染。车穿群山，驶出隧道，记者眼前忽然一亮——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静静展在山坡上，像一支永不撤防的队伍。

“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”纪念碑已矗立90余年。碑身，一枚金色党徽图案倒悬而立。纪念馆馆长余明灯告诉记者：当年，纪念碑的设计者、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这样设计，是为了让地下长眠的烈士仰面朝上看时，党徽依旧是端正的，镰刀斧头永远向上。

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，是全国规模最大、安葬红军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。25048位红军烈士，长眠于此。许多无名烈士的墓碑空无一字，只镌刻着一颗红五星。

点点红星，殷红如血，遍布我们这支军队的漫漫征程。

从这里出发，记者先后走进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、新疆康西瓦烈士陵园……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探寻，一路追问。

认准了真理，就一往无前——
“战斗，直到胜利”

记者拾级而上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两侧松柏葱郁，山风穿林而过，发出低沉绵长的呜咽。

几名武警官兵从上面下来，他们的军装被汗浸透了一大片。记者了解到，他们来自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。“你们常来么？”记者问带队的上尉。“常来。擦擦墓碑，给烈士讲讲部队的事，有时也说说心里话。”擦肩而过时，上尉匆匆地说。

记者向上望去，纪念碑主平台两侧坡地上，整齐排布着百余座刻有姓名的单体烈士墓，红30军88师师长汪烈山之墓便坐落其中。

88师的3个团，全是红四方面军主力，徐向前在回忆录里提到汪烈山：“是个很能干的干部。”

1933年10月，刘湘纠集20余万兵力围攻川陕苏区，汪烈山奉命坚守达县州河一线。战斗中，他经常来到前线观察敌情。石鼓寨一战，部下劝他“到指挥所去吧”，他摆摆手，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，直到一颗炮弹轰然落地。

29岁的他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战斗，直到胜利！”

当时，没人知道“胜利”是什么样——鄂豫皖根据地早已丢失，川陕苏区被

敌军围得像铁桶一般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也深陷泥潭……遵义会议还要等1年多，新中国成立还要等将近16年。

汪烈山不可能知道这些“后来”，他说“直到胜利”的时候，只是相信，胜利一定会到来！

陵园纪念馆展厅里，“以一胜百”“百战百胜”“攻如猛虎”“守如泰山”……一面面鲜红的荣誉战旗旁，陈列着川陕苏区红军发布的十六字训词：“智勇坚定、排难创新、团结奋斗、不胜不休”。

当年，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战斗两年多，经历了200余场战斗，数万名红军官兵长眠大地。

记者登上陵园最高处，只见一面长102米、高近6米的英烈纪念馆墙上，镌刻着近8000个烈士姓名。他们是谁，来自何处，是何模样，有什么故事？后人已无从知晓。带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，他们都走进了那支头顶红五星的队伍。

“斧头劈开新世界，镰刀割断旧乾坤。”陵园对面大山上的标语，气壮山河。

认准了真理，就一往无前。红一方面军在漫漫征途上，平均每前进300米，就有一名战士倒下。出发时8.6万人，到达陕北时不足8000人——10个人里，有9个没能走到终点。

湘江一役，红五军团第34师6000名指战员，最后剩下不足1000人。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，与汪烈山牺牲时同龄。

1933年的石鼓寨，汪烈山不知道陕北在哪里；1934年的湘江，陈树湘不知道胜利何时到来。1937年的河西走廊，西路军红9军政委陈海松在战地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下遗言：“革命必胜，代我看之。”

因为相信，所以看见。那支烈士们为之奋战、为之献身的队伍，今天还在向着胜利往前走。

记者来到火箭军某部发射训练阵地，大雨如注。蓝方的精准破袭刚刚过去，只剩下军士薛伟和一名外国警戒号手“存活”，所有支援路径都被阻断。

按照命令，导弹必须在规定时间发射。服役已满30年的薛伟独自坐上了发射控制台——没有班长给他下达口令，他就自己给自己下达；没有战友配合核对参数，他就在雨幕里独自跑完一个战位——原本需要一个班组协同完成的发射流程，被他分解成一个人的战斗。

（下转第三版）



挺立山巅写忠诚 ——西藏军区某部查果拉哨所官兵巡逻见闻

■李国涛 本报记者 郑志成 特约记者 左南星



雪域金秋，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寒风凛冽。西藏军区某部查果拉哨所内，巡逻分队官兵整装待发，即将奔赴海拔近6000米的某点位。记者跟随巡逻官兵，踏上这条通往冰川的巡边路。

查果拉，藏语意为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。可这座海拔5300多米、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冰峰雪岭，历来是艰险与奉献的代名词。官兵自创打油诗：“查果拉，查果拉，伸手把天抓，氧气吸不饱，风雪常当家。”

“查果拉的鲜花，其实是一代代坚守于斯、奉献于斯的官兵。”哨长李存冬说。60多年前，先辈听从党的号令，带着一面红旗、两口铁锅、三顶帐篷扎根建哨，把五星红旗牢牢插在山巅。几十年来，一茬茬官兵坚守在这里，像山巅岩石，风吹不动，雪压不垮。

哨所所在连队指导员李耿走在最前列。这条巡边路，他已带队走了百余次。滚石区每块巨石、塌方段每处隐患、冰川裂缝每个危险点，他都熟记于心。



国庆佳节，举国同庆。军人祝福祖国的方式有许多种，而最深沉、最有力的，莫过于以强军打赢的实际行动，为祖国站好岗、为人民扛好枪。

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，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。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同国家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誓死保卫祖国，是人民子弟兵的铮铮誓言。在官兵心

出发不久，一道冰缝横在面前。李耿蹲下身，用匕首拨开积雪，指尖敲了敲冰面，侧耳听了听。“右边冰层厚，走右边。”他起身，率先踏上冰面，一步步试探前行。身后战友踩着他的脚印，一个接一个侧身通过。

休息时，李耿递来一本巡逻笔记。记者翻开笔记发现，超过八成巡逻天数标注着雨、雪、冰雹、大雾等天气，泥石流、雪崩等字眼时常出现。“老虎嘴”是紧贴崖壁的窄路，只能侧身通过；“一线天”是两壁夹峙的冰谷，抬头只剩一道天光……一个地名，对应一处险关。

“每次巡逻都是一次挑战，每走一趟，本领就会长一些。”李耿说，在“生命禁区”卫国戍边，不仅要有艰苦奋斗、牺牲奉献的决心，更要有敢打必胜、坚决完成任务的信心。

2011年，李耿入伍来到哨所所在营，后来他提干入学，军校毕业后又主动申请回西藏，来到查果拉哨所。

挺立山巅写忠诚，李耿不是个例外。在哨所官兵心中，留队留哨是一种考验，更是一种荣誉。只有体能最好、边防情况最熟悉的战士才能留在哨所。每年轮岗换哨，申请书递交率一直在90%以上。

“比起当年，现在戍边条件好多了。”李耿告诉记者，边防公路修通了，新型突击车、加热背心、便携式氧气罐陆续配发；光纤、电缆、氧气管道翻越雪山接入哨所，保温板房建成投入使用。

强军有我 祖国放心

■高凉凉

中，守卫神圣领土、捍卫国家安全是军人的天职；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、为祖国奉献一切，是军人的价值。今天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。

祝福伟大祖国，不是口号表态，而是枕戈待旦的高度戒备；不是空谈愿

用，阳光房里种出花草，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终于名副其实……随着戍边条件持续改善，官兵扎根哨位、矢志强军的劲头更足了。

狂风暴雪中，巡逻官兵再次出发。队伍中，上哨刚半个月的列兵刘潇引人注目。“国庆期间参加边防巡逻，是边防军人的荣耀。”第一次踏上巡逻路，刘潇明明胸闷气短，却从容淡定。

海拔不断升高，风雪愈发猛烈。缺氧加上超负荷运动，刘潇两腿像灌了铅，动作越来越缓慢，呼哧呼哧喘出的粗气在空气中凝成白雾。李存冬接过他的装具，递上便携式氧气瓶。刘潇猛吸几口氧气，咬牙继续向前。

“目标就在前方，大家加把劲！”一处近乎垂直的冰坡挡住去路。李存冬匍匐在冰坡上，一手紧握匕首抵住冰面，一手举起锤子重重砸下。沿着他开辟的路线，巡逻官兵一个接一个往上攀爬。

一路风雪，一路跋涉。经过近5个小时行进，巡逻官兵抵达目标点位。李耿难掩激动，带领大家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，齐声高喊：“边防有我在，祖国请放心！”声震雪谷，久久回荡……

踏上归途，风雪未歇。官兵身后的脚印，很快被新雪覆盖。记者不禁感叹：在查果拉，在祖国每一个边防哨所，总有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总有一群戍边官兵忠诚守望。

上图：巡逻官兵在冰川上前行。
刘煜钦摄

9月30日，烈士纪念日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——这一天，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千千万万中国人肃立在烈士纪念碑前，凝望那些沉默的碑林，追思那些逝去的英雄……

这是一次特殊的抵达——这一天，许多军报记者追寻在祖国大地，在高山河谷，在密林戈壁，在先辈们曾经征战、守护、牺牲之地，寻找这支队伍的根和魂。

这是一次特殊的相遇——今天，“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·军报记者寻根行”专栏刊发第100篇稿件。一年半来，我们经历整训洗礼，跨越万水千山，千百次与英雄先辈的足迹相逢。今日盛世，如你所愿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，刊发第100篇稿件，是脚步的自然抵达，也是从笔尖和心间奔涌而出的致敬。

“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，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”

100篇稿件，100次追寻，100次与历史的对望。每一篇都踏着先辈的脚印，每一页都连着红色的根脉，每一程都带着边行边进整训的思考和追问——

建军99载峥嵘岁月，这支军队从哪里来？那些苦难与艰辛，如何磨砺锻造了它？

建军100年近在咫尺，这支军队去向何方？荣光何以延续，基业能否常青？

在烈火淬金的政治整训中，我们一路追寻，一个个追问像大地深处传来的

大地上的回响 ——写在“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·军报记者寻根行”专栏稿件刊发100篇之际

■本报编辑部

回响，一声比一声沉重。

从历史中，我们照见初心；从根脉中，我们看见未来；从追寻中，我们更加笃定——

这支军队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，无论遇到多少沟沟坎坎，只要根脉在，力量就在，本色就在，前进的步伐就不可阻挡！

（一）山河大地，一路追寻，根在何处

济南英雄山，烈士陵园分外安静。

沿着长满苔藓的石阶向上，一座座无名烈士墓猝然出现在眼前，年轻的记者李伟欣采站在原地。

811位无名烈士，全部牺牲于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。战时匆忙，许多遗体就地掩埋，捧土为墓，削木为碑。

70多年过去，墓碑静静矗立，一排又一排，铺展到视野之外，像一方坚毅的军阵。

离开陵园，李伟欣和战友一头扎进档案馆，查找济南战役“失踪人员”核定资料。翻到华东军区1950年那份“无法辨认者一律入无名墓”的电令原文，她不禁潸然泪下。

在荣军院，她和战友含着眼泪，录下92岁老兵夹着方言的述说：“我们连打进内城剿11个，7个没找着遗体，现在不知躺在英雄山哪排。”

坟茔无言，墓碑无名，却道出了人民军队的来时路。

“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。”寻根，是政治整训赋予我们的灵魂答卷。出发前，和许多年轻记者一样，李伟欣问过：根在何处？如今她明白了，根就在这方没有名字的碑阵中，在写不出一个完整英雄故事的遗愿里。

811座无名烈士墓，只是济南战役牺牲者的一小部分。党史军史里，无名者又何止千百万。他们把“我”熔进革命事业的熔炉，没有留下名字，没有留下事迹。

当往事被似水流年渐渐尘封，根究竟深埋在哪里？还能不能被今天的人们记起？

于都河畔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隐没在稻田和丘陵间。1934年10月的一个深夜，数万红军将士就是沿着这样的路，告别苏区，走向未知的远方。

记者张科进跟着当地党史专家深一脚、浅一脚走着，路边的草叶上还挂着水珠。伸手一碰，水珠滚落，触感冰凉。

“那天晚上也下雨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下了。很多老红军回忆，路上泥很深，草鞋陷进去拔出来都费劲，但没有人回头。”专家说。

“没有人回头。”站在这条小路上，记者仿佛看见泥泞中若隐若现的一行行脚印——那是根的印记。

根的印记，长在每一寸泥土里——福建长汀松毛岭，红军的战壕经过90多年风雨侵蚀，已经坍塌大半。那一战，数千闽西子弟倒下，整个山头被血染红。

记者卢东方抓起一把泥土，呢喃自语：“这儿的土，颜色好像比别的地方深，分量也比别的地方沉。”

根的印记，刻在每一道伤痕里——记者刘宝瑞眼前，90多岁的抗联老兵杨振国伸出右手，五指因冻伤无法并拢，80多年前留下的一大块疤痕依然触目惊心。

“那时候冷啊，食指冻得比大拇指还粗一圈，脓水从伤口流出。不过，只要打起仗来，就能扣动扳机！”老人说得平静，记者的喉咙却一阵阵发紧。

根的印记，藏在每一份回忆里——

福建长汀新桥镇，记者危乔巧拜访111岁的老红军邱四嫂。老人15岁就加入儿童团，红军主力长征后，她与部队失散。

尽管老人已很难清晰表达，但当记者询问她的心愿时，却清楚地听到她反复念叨：“保佑红军，保佑红军……”

山河大地，一路追寻，根在何处？在每一座无名与有名的烈士坟茔，在每一处鲜血浸透的征战之地，在每一条草鞋

与赤脚走过的泥泞小道，也在每一位白发老兵的心灵深处……

“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常读常新。”历史，像年轮般年年生长，越长越密。一圈圈年轮，都有同一个“圆心”，越是走近，越有说不尽、道不完的故事。

这支军队从哪里来？在那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兵身上，从他们的伤疤、眼神、欲言又止的沉默里，我们找到这支军队的初心，也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。

正如一名记者所说，走着走着，仿佛忘掉了自己的记者身份，不知不觉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感受着他们的痛，也感受着他们怎样从苦痛中走来，为后来人蹬路。

（二）“革命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”

四川泸定桥，河水奔腾激越。

当记者李建成决定采写《从“攀索飞夺”到“纵身飞降”》的稿件时，手里只有两份公开材料——1935年泸定桥战斗的战史摘抄和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15勇士空降茂县的新闻通讯。

从泸定到茂县，空间的距离不过数百公里，时间的跨度却长达73年。一支军队的两代人，在不同时空面临怎样的艰险？又是如何作出相似的选择？

一路翻山越岭，踏上摇晃的桥面，扶着冰凉的铁索，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游客的惊叫。第一次随队采访的00后记者熊思琦，在桥中央吓得闭上眼睛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